

第五回 常先生明扯闊背地求人

詞云：

道山學海本高深，但負文名，未識文心。今雖絳帳儼然臨，未免牛裾而馬襟。
叩之木鐸悄無音，他如我覓，我便他尋。移花接得木成林，假假真真總是陰。

——《一剪梅》

卻說常菽草見學生出對考他，他自對不出，便趁勢說了一個謊，忙忙走出來，暗自思良道：「我昨日兩個對，也不知難過了多少人，皆對不來。只道他也對不來，便不敢盤駁學生。誰知一個十歲的小學生，倒容易易對了。對了也罷，怎麼今日也出一對來考先生。這祥磨牙淘氣的學生，叫我怎麼教得他來。」又想到：「教得來教不來，還是後事，且慢慢處。但他今日出的這個對，若對不來，便要出丑了。為今之計，只得要央一個有才的代對了，方遮飾得過。」又沉吟想道：「昨日這兩對，原是白孝立出的，他既會出對，便自然會對對，須去尋他方妙。但他是個窮秀才，既好酒，又且貪財，須請他吃三杯，再送他一二兩銀子，他方才肯盡心對對。」又想到：「這也說不得。」

算計定了，遂急急回家，帶了些白物，一徑走到白孝立家裡。尋見白孝立，因說道：「連日不見白兄，甚是想念。今口偶攜得些須杖頭在此，欲同白兄到壩頭去，小敘一敘，不識白兄有興否？」

白孝立聽了，暗想道：「老常要請我，定是有什難題目要我應急了。且落得吃了他的，再做理會。」因答道：「常兄來看小弟，小弟做主才是，怎麼反擾仁兄。」

常菽草笑道：「我與你文字弟兄，怎說此市井之談。」遂一手攜了白孝立，走到一個僻靜酒館中坐下，呼酒而飲。

飲到微微有些酒意，常菽草方說道：「小弟這兩日承胡學師之薦，偶然坐了一個館。」

白孝立問道：「是什麼人家？」

常菽草道：「是死過的裴吏科家裡，教他的公子。」

白孝立道：「這等說，是個肥館了。恭喜，恭喜！」

常菽草道：「什麼喜，倒是個愁帽兒。」

白孝立因又問道：「他公子多大了？」

常菽草道：「才十歲。」

白孝立聽了，大笑道：「你說是愁帽兒，我只認做他的公子大了，日日要與你講書做文字，不得安閒，故如此說。若只十歲，只消點一兩段《四書》，與他讀讀就罷了，怎說個愁帽兒？」

常菽草道：「白兄，你如何得知。我初來做館時，也只是這等想。誰知他這公子，年紀雖小，種類不凡，無師無友，在母膝下，早《四書》、《五經》並《史》、《漢》俱已讀過，任你提哪一章哪一節，他俱朗朗誦出。若與他講講書，他就盤駁得你沒得說才罷，怎麼不是個愁帽兒。我昨日沒奈何，只得將兄向時出的兩個絕對與他對，指望難倒他，喘喘氣兒。不料這公子，真是天生聰明，略低著頭想了半晌，便一個個都對了出來，又對得精工切當，妙不可言。」遂將兩對細細念與白孝立聽。

白孝立聽了，驚喜不勝道：「這等看來，這學生是個奇才了。少年科甲，定然有分。常兄須上心教他，今日雖然吃些力，卻有受用在後面。」

常菽草道：「這個我也知道。我也非不上心，但這學生十分苛刻。我昨日出對難他，他今日就出一個絕對來難我。」

白孝立道：「這又奇了。他一個學生，怎敢出對來考先生？」

常菽草道：「他偏會說。他說這對，是他妹子出了，要他對的。他推說他對不來，要求先生代對。你叫我怎生回他。這個愁帽兒，你說戴得戴不得？」

白孝立道：「你且說他出的是什麼絕對？」

常菽草遂將「大一人，不如天一大」八個字，念與他聽。白孝立聽了，便停著酒杯，再四沉吟道：「這一對比前邊的兩對，更覺出得刁巧，怪不得兄一時對不出。」

常菽草道：「小弟對不出，是不消說了，因此特來求白兄代對一對，救小弟之急。」

白孝立道：「常兄之事，即小弟之事，敢不效勞。但小弟才已想過，並無處下手，似乎不能領命。」

常菽草笑道：「以白兄大才，何難於此。這是明明奈何小弟了。」

白孝立道：「豈有此理！實實一時對不來。唱兄必欲要對，容小弟回去搜索枯腸，再當報命。」

常菽草道：「臨渴掘井，固是小弟不情；視溺不援，在吾兄亦覺太忍。小弟此對，一刻也不能待，怎說個回去。吾兄往時斗酒百篇，不減太白，怎今日苦苦見拒？」

白孝立道：「常兄有所不知。小弟近日，比不得當時。當時家計從容，故情興所至，直覺思入風雲，近因愁柴愁米，擾亂心腸，那些奇特才情，都不知往哪裡去了，故不敢應承，非推托也。」

常菽草聽了，知他是求財之封，正合著來意，因笑說道：「若是這等談，要對這對便容易了。」

白孝立道：「這是為何？」

常菽草道：「柴米之愁，只愁銀子。有了銀子，便是妙義，又愁他怎的。若說才情走了，與兄痛飲，盡情作差人，便可拿他回來。」

白孝立聽了，大笑道：「果是二味妙藥。但恐一時沒處討。」

常菽草見白孝立漸漸吞鉤，因叫酒家又燙了一壺上好的熱酒來，篩了一大杯，奉與白孝立，就在袖中取出二兩重的一錠銀子來，放在桌上道：「藥已在此，只消吾兄對得八個字，做小弟救命之藥，便可兌換而去。」

白孝立看了，不覺欣然道：「依常兄這等說來，這一對是定然要對出了。」

常莪草道：「此對關乎小弟性命，兄若不對了，也不放兄回去。」

白孝立道：「既是這樣說，且吃酒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就拿起酒來，接連吃了四五杯。吃得有些醺醉之意，便立起身，低著頭，團團走轉。走了半晌，只是搖頭道：「上下牽連，實是不好對。」因又坐下飲酒，一面飲，一面想，又用手在桌上寫來寫去，只寫了半晌，方才大喜道：「有了，有了！這藥吃得成了。」

常莪草聽見說有了，歡喜不勝，忙問道：「對句是什麼？萬望見教！」

白孝立道：「有便有了，也只好借此搪塞搪塞。只怕貴門生如此聰察，還要班駁哩。」

常莪草道：「若有了大概，就班駁也好搪塞了。幸速速賜教。」

白孝立道：「常兄既是這等說，承惠的這件妙藥，小弟只得要拜領了。」說罷，就用手在桌上將那錠銀子取了，籠入袖中。

常莪草見他收了銀子，知他有對，暗暗歡喜，因笑說道：「白兄的緩病藥，既已吃了，難道小弟的急病害得如此，倒要將藥勒住？」

白孝立也笑笑說道：「誰勒你的，可取筆硯來，待我寫出與兄賞鑒。」

常莪草忙問酒家討了筆硯，送與白孝立。白孝立提起筆來，寫出一句來道：

田十口，何似卑十田

常莪草見白孝立寫了，忙取在手中，細細而看。見田字中間，是個十字：卑字分開，恰似十田二字，正與「大一人，不如天一大」相對，不差毫髮，滿心歡喜道：「白兄此對，精工極矣。再不怕他班駁了。」

白孝立道：「只恐他細心班駁。兄不曾考這『卑』字，是個隨俗的時體。古『卑』字，其實不從田從十。」

常莪草笑道：「兄莫要太迂了。一個學生對對句，只要有的對，對的切當，便妙了，還管什麼時體古體。」

白孝立道：「屬對乃遊戲翰墨之事，固無不可。但師生問問答，關乎學識。他若將『卑』字做時體班駁，兄可回他道：『若定從古體，則『天』字也不是古體，亦不該從一大了。』」

常莪草聽了，歡喜不盡，再三謝教。又飲了數杯，然後算還酒錢，大家匆匆別去。正是：

求人妙在呆其臉，謀事全虧小此心。

再有白銀兼綠酒，世間誰不是知音。

常莪草別過白孝立，因有了對句在胸中，膽大心雄，便意氣揚揚，一徑走回書房中來。裴鬆接著，忙叫館童送茶。常莪草一邊吃茶，一邊就說道：「我回去被俗務纏住，料理了半晌，方才得脫身來。走到路上，忽想起你說的這個對來，倒也有些離合之趣，甚是難對。只走到門前，方才對了一句，待我寫出來你看。但不知你這半日，可曾也對一句嗎？」

裴鬆道：「門生因對不出，才求老師代對，以開愚蒙。」

常莪草聽見他不曾對出，更加歡喜，因取筆在一張小箋紙上，將前對寫出，遞與裴鬆看，裴鬆看了，也生歡喜道：「從田字中拆出十字來，大是奇想，非老師淵博之學，決不拈弄至此。門生受益多矣。」

常莪草見他悅服，滿心歡喜。因胸中還有未盡，轉挑撥他道：「青史，你是個聰明人，不要虛譽。此對還有不足處！」

裴鬆道：「又精又工，實無不足。但微嫌『卑』字，是個時體。」

常莪草道：「這個不妨。對對正妙於入時，與考古不同。若欲從古，則『天』字亦是時體。古體則『天』字當作『兗』字，青史不可不知。」

裴鬆聽了，忙正色起立，向常莪草稱謝道：「領老師大教矣。」

常莪草聽了，快活不過，暗暗想道：「這二兩用的著了。」正是：

盡道書中悟出，誰知盜竊將來；

並不與人識破，也要算做奇才。

裴鬆讀書到晚，放館入內，岡將對對與辯論時體古體之言，細細與紫仙說了一遍。紫仙細細聽了，又將對句看得分明，因歎息道：「此對實對得有些學問，可見觀人切不可一端過求。這常先生若不是此番暗考，認他做一個庸才，豈不失了師生之體。哥哥還當謹慎，不可自弄聰明，以致獲罪。」

裴鬆道：「妹子所言，甚是有理。原該如此。」

這常莪草見裴崧果以時體班駁，知他不是尋常，亦留心相待。故彼此相安，一時無說，且按下不題。

卻說宋古玉坐在監中，虧了眾社友時時到府堂上來，辯長辯短。袁通判道：「宋石這件事，強盜既咬定不放，諸兄又苦苦來辯，本府是署印，實難定此罪案。新太爺已有人了，待他來結此案吧。諸生須靜聽，不必時時來激哄。」眾人聽了沒奈何，只得散去。

此時宋古玉雖坐在監中受罪，因有許多秀才不住的來看他，便無人敢十分作惡，也還安靜。只可憐宋娘子，領著兩個兒女在家，又無盤纏，又要送飯。初時還好告訴眾朋友，眾朋友你送柴，我送米。送的多遭，怎好又去開口。一日捱一日，家中漸漸柴米俱無。先前還有幾件首飾衣服去賣，過些時賣完了，就賣到桌椅傢伙。又過幾日賣完了，沒得賣了，只得將兩間房子要賣與人。人聽見是盜賊事情，哪個敢買。家人宋喜見家中沒得吃，也就躲開，自顧自去了。家中毫無用度，有人指點她道：「你家兄弟皮相公，富足有餘，何不去問他借貸些。他與妳是至親，自然推托不得。」

宋娘子是個硬氣之人，況又曉得兄弟皮象，慳吝異常，自從丈夫為出事來，腳影也不走來看看。這樣無情，求他何益。一日家中粒米俱無。想到丈夫在監中眼巴巴望送飯，只急得沒法。要尋些東西去押幾個點心，暫且救飢，卻又一些也無。

原來宋古玉的兒子，叫做宋彩，字玉風；女兒叫做宋籬，字菟友。宋彩十歲，朱籬九歲，顏色之美不待言矣。至於聰慧，又出天生。自幼隨著父親讀書，便也通文識字，又且性情至孝。自從父親遭了橫事，兄妹眼淚未乾。今見無柴米，母親著急，二人心都若碎。兩件破衣服，又穿在身上，脫不下來。宋彩只在房中東尋西尋，還是宋籬說道：「哥哥，尋也沒用。依我說，莫若且將父親所讀的殘書，暫將幾本去押幾個點心，送與爹爹去充飢，再做區處。」

宋彩聽了，也只有這條路。但他從不曾上街買過東西，要去又恐羞人，要不去又恐父親在監中忍餓。一時進退兩難，只呆立著不動。皮氏曉得兒子的意思是怕羞，因強說道：「我兒，我們如今是偶然落難，不妨的。若做了不長進的事，站等米租，就可抵了。」

今拿東西去當，有錢時去贖，也是常事，不足為恥。」

宋彩聽說，又看看娘，又看看妹子，不禁流下淚來。宋蘿見哥哥傷心，恐他不去，只得硬著心腸激他道：「哥哥，你年紀雖小，自是一個男子漢。爹爹遭此橫事，當包羞忍恥，捨身去救他，怎顧得羞慚，怎怕得人笑。」

宋彩聽了，點頭道：「妹子說得是。」遂取了幾本書，藏在袖裡，一徑走到點心舖中，看見許多人在那裡吃饅饅。

宋彩走到櫃邊，欲要開口，臉上早先紅了。沒奈何，只得呆著臉，將袖中的書取出來，遞與掌櫃的道：「家下偶然無錢，欲將此書放在這裡，隨便押幾個饅饅與我，我有錢就來取贖。」一面說，一面臉上早又通紅了。

那賣饅饅的是個好人，見他說話羞澀，因問道：「小學生，你是哪家的？押了去我好寫帳。」

宋彩道：「我家姓宋。」

賣饅饅的想一想道：「哦，你可是宋相公的兒子？」

宋彩道：「正是。」

賣饅饅的道：「你家宋相公這場冤屈事，怎樣了？」

宋彩道：「有甚怎樣，還坐在監裡哩。我押點心正為要送到監裡去吃。」

賣饅饅的道：「可憐，可憐！宋相公這樣個好人，平白的遭此禍事。」忙叫做手李二，拿了一個盤子，數了二十個饅饅，又盛了一壺好茶，就吩咐李二道：「你可將這饅饅與茶，同這學生送到他家裡。」

又對宋彩說道：「這書你家用得著，我家用它不著，放在此無益。這饅饅是我送宋相公吃的。」

宋彩見他慨然，感激不盡，因說道：「我們正在飢渴之際」盛惠自然要領了，只是多謝你老人家。家父倘有見天之日，再來奉謝。」說罷，就同著李二來家。

皮氏正在那裡盼望，忽見了許多饅饅，因說道：「我兒，怎就當了許多米？明日哪得許多錢去贖。」宋彩也不回答，忙將盤與茶壺騰出，付與李二去了。然後將那賣饅饅的好意，說了一遍與母親聽。皮氏聽了，不勝感激道：「誰知小人中，轉有此等疏財仗義的，真是難得。你且快送幾個去，與爹爹救急。」

宋彩忙拿了四個饅饅，半瓦壺茶，送到監中去，去不多時，就回來說道：「爹爹吃了饅饅，上半日還好捱；下半日的飯，卻從何處來？」

皮氏思算了半晌，因歎了一口氣道：「如今沒奈何，只得要忍著羞恥下氣，去求人。」只因這一算，有分教：

明求激怒，不啻火上添油；暗裡攜金，何異雪中得炭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賽紅絲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